

龙池踏雪

□丁小村

树中间露出灰色的山石嶙峋,宛如龙脊。

二三十年前栽植的水杉,沿着湖边齐齐整整,为这片清澈宁静的湖水做了守护者。秋天里走在这些杉树丛中,踏着金色落叶,身边湖水闪亮,湖上有野鸭闲游,荡起一圈圈的波纹,一阵小风吹过,树上纷纷叶落,洒下一阵金色细雨……宛如漫步在世外仙境,顿时让人忘了尘世。

龙池是汉中一个幽景,多少年来藏在深山人不知,几年前有喜欢寻幽的驴友和摄影爱好者们发现此地,顿觉惊艳,原来离汉中城不过五六十里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美轮美奂的风景。秦巴山地形地貌多样,往往深山藏古镇、野地有佳境,高山坝子和天坑地缝不知道有多少能够窥见大自然的这些秘密,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。

冬日里一夜风吹,山中已是雪世界。到龙池踏雪,满足了我一个梦中的祈愿,我们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,喧嚣之中,感觉不到雪落,也看不到雪野。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成了一句虚言,徒然安慰自己而已。

雪天的龙池,如同一部干净的默片,当你不知不觉走进这个世界,就宛如走进清寒的梦境。山坡上的野草早已被雪覆盖,树木变成了雪条,枝梢上挂着雾凇,毛茸茸的,细看却是晶莹的芒,如同冰雪植物。

鸟雀躲藏,风吹无声,脚踏在棉花包似的雪地上,也完全听不到声响。一个人来到这样的世界,感觉不到脚踏实地,也感觉不到有风过耳,完全像是一种漂浮。人也仿佛变成了一片雪花,飞翔或者落

下,融入了这一片宁静旷大的雪地。

湖边的水杉树丛中铺满了白雪,干净得让人不忍心踏进去。这些默然无声的杉树,就像踏雪寻诗的隐士,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,突然停下脚步,于是站了一万年之久,站成了雪世界的雕塑。

湖边已经结上了薄冰,湖面深处却依然是眼盼般的盈盈碧水。我加入了这些肃然站立的隐士队列中,看着这片安静的湖水,就像是守护着它的梦境。

湖边的水波被冻结之后,变成了晶亮的花纹,远处水面清寒,于是想起了柳宗元的诗: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那钓鱼哪里去了?大概也坐成了雕塑了吧,他也许在湖边守了一千年,他的钓竿钓丝和水中的鱼儿都已经石化了,一夜的雪却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幅水墨画。于是,这钓鱼翁也入了画。

这时候我也想变成这里的一块石头、一叶野草、一棵树,哪怕是一颗小石子呢,只要能守着这片雪世界,能够入了这个童话,变成一个配角,那也是极美的。

当然,也许我没资格入这幅画,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么纯净,这么安静,它们不染尘埃,不带尘滓,不沾世俗的油腻,不带世间的俗气。一切干净如水,一切纯美如雪。

我想起了一次来龙池,我走在这湖边的野地,突然看见一间村舍边走出一个小姑娘,她赤脚走在小径,扎一对小辫子,就像一个旧时代的女孩,带着童真和天然,让我眼前一亮。我举起了相机,拍下这一瞬。她是最有资格入这幅画的,因为她生长在这样的地方,也还没被浮华的世界所沾染,就像这龙池。



曲池·雪 党晓洪 摄

春雪

□王小侠

立春过了,应该是升温季节,阳光没照几天,老天就变了脸。一场春雪,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,气温也下降了五六度,让人猝不及防。

一片片雪花如棉絮、似鹅毛,晶莹如玉、洁白无瑕,像天女散花……

街心公园里的树上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积雪。快看,那一棵棵雪松,像一把把大大的“雪伞”,更比平日多了一份妩媚和婀娜。地上小草的“脑袋”上顶着一层厚厚的雪,如同打着小伞的“小蘑菇”,同行的伙伴看到这个一个个小脑袋,赶紧掏出手机留下了这美丽的景色。

唐朝诗人岑参笔下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,好像正是眼前真实写照。读着这首豪放优美的诗句,眼前出现了一幅壮阔清新的瑞雪图。

记得小时候雪下得是那样厚,一夜起来,大雪封了门。雪就像给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毯子,踩在上面咯吱咯吱作响。大人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方便,早晨起来扫出了一条长长的道路。有时候下着打着,等我们上学的时候,扫过的路上又铺上了一层薄薄的一层雪。天真的孩子还以为老天专门给有些地方雪下得厚,有些地方下得薄,也许现在的孩子觉得不可思议。

厚厚的雪,落在房顶上,等雪消的时候,房檐下就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溜子,我们给它取名“檳榔坠子”。拿着“檳榔坠子”,我们像吃糖一样嘎嘣嘎嘣地嚼着,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可笑,这可是

不干净的东西,该有多脏啊!奇怪的是,那时候这样吃了,也没见谁拉肚子。当时还幻想过,“檳榔坠子”如果是琼浆糖多好啊!

“快看快看,我照的这张像。”两个年轻人在互相欣赏着他们照的雪景,我也被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了现实。

看到身边的年轻人,我忽然想到一句话:“年轻真好!”假如我有他们的年轻和活力,那多好!如果能用金钱换来年轻活力,我愿用自己毕生的积蓄包括房子车子换之,我宁可一无所有!

“别胡思乱想了,此时此刻的雪景才是最美好的,此时此刻的我,才是最幸福的!”一语惊醒梦中人,伙伴的话,意味深长。时光在流逝,今天的所有幸福都会变成明天美好的回忆,今天所有的蹉跎,一定给明天留下苦涩的回忆。活在当下,过好当下,才是最重要的!

雪依然飘飘洒洒,虽然气温有些寒冷,但空气清新了许多。徜徉在这飘雪的季节,忘记了烦恼,忘记了往日的阴霾,甚至忘记了自己。

在这个季节,在这个飘雪的早春,我明白了,老天给我什么我就接什么。就好比落在我手心的雪花,来了化了,化了又来了。好比如今携着夕阳走向暮年的我,曾经有过辉煌,也有过不堪回首的低潮……

真往矣!望着天空,我长叹一声:“风雪怎么能阻挡住春天的脚步?”

春草诗二首

壬寅·雨水

珠香润雨飘水飘,春风渐劲落树梢。
绿垄田间农忙忙,雁飞鱼跃舞柳条。
邻家小子琴声吵,晨赴终南把春找。
翠薇已见山色暖,溪头木屋炊烟袅。

虎年正月飞雪

苍山萧萧鹤毛舞,
长河荡荡涛声鼓。
杨柳露微怨春晚,
秦川晴日看画图。

二月雪

□芳闻

二月雪,纷纷扬扬
于立春的启程里
风动云卷,天女散花
遣来春的使者

可有阿妈的口吻
那一片片雪花,一滴晶莹的泪光
凝结几千个日夜的思念,栖满枝头
点燃朵朵来砂梅

可有阿爸的叮咛
那一片片雪花,一个个亲切的词语
密密麻麻写满江山
犁开了田野的春韵,草木蔓生

那只可意会的天书

六角形的花瓣
一朵试图落进梅花的蕊里
另一朵试图落进我的心里
点燃积蓄一冬的情欲

仰面,目光与雪花
互相痴缠凝望
这美丽悄然的神情
总是在纯然无语中会意
使心底的白雪更接近火焰

多么让人欣喜啊
我试图从春天的额头上拣一朵花瓣
撒遍长安阡陌
来一场风花雪月的绝恋
荡出春天一波波绿色的涟漪

无视

□白玉稳

这盆绿植和我对视很久,在初升的阳光下,它站立在一个古朴的花架上。

花架应该有些年代了,四根弓形的腿,支撑着一个圆形的面,连接腿与腿的是雕花,远看精细,近看粗糙。这和山水画一样,保持一定的距离,就是云、水、山、山是山了。花架的面镶嵌的是玉石,精美绝伦。花架的颜色是赭红色的,稳重不失大气,绿植就在花架上蓬勃着。绿植在一个船形的花盆里,花盆上有几个篆体字——招财进宝,我才知道绿植的名字叫发财树。

发财树的生命力很强,一个疫情,再加上过年,没人管理。其他花草都死了,而它却婆娑着,肆意地开。

早上办公室的人给它浇了水,是用喷壶喷洒的,绿植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水珠,晶莹剔透闪着光,这时的叶子绿得盎然。突然发现,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叶茎上,每一朵竟都是七片叶子,你怎么数都是七片,不多不少,我想找出一个不是七

片的叶子,对视了很久,检查了好长时间,都是徒劳。

我坐在幕墙边的座椅上,绿植比我高半头,我得仰视它。这时的窗外有了太阳,光照穿过玻璃幕墙,盆架上赭红色的盆架、墨绿色的发财树,在太阳下反射着光。太阳越升越高,幕墙内越来越暖,我就坐在这里,和绿植对视,它丝毫没有低头弄眉的感觉,反而越来越高挺,越来越精神。

我尽管坐着,不能说自己是爷们儿,挺有想法的一个人。我的目光和它“交战”,最后败下来的还是自己,也许它没从我的眼里看到惊艳,这样是忽视了它,没有将它放在一个高度去认知,对它的美没有欲念,它心里不舒服了,高高地昂起了头颅。

我的心里也不宁静,不可名状的情绪就涌了出来。在这样一个上午,在这样一个空间,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,我关注你,欣赏你,你没有一点点呼应。本来想给你这首诗,抒发一下此时的真实情感,还想着

你写一篇散文,说说你的前世今生。和你对视这么久,你除了越来越绿、越来越嫩、越来越高,没有一点心有灵犀的感觉,起码心与心中间没有呼应。

你的眼里有谁,你的心里想着谁。我看不透,也不知道它的真实想法,反正眼里没有我,心里也不会有我的位置。我关注它欣赏它,这是单方面的情感,不足以引起它的重视。比如此时的我,如此认真而温情地看着它,它却不愿意看我。前边说是和人家对视,那是想当然,以为自己看着人家,人家也会看着自己,其实未必。你目不转睛地看着人家,传达着自己的情绪,人家的低头是为了抖撒水珠,昂头是为了追逐太阳。俯仰之间,可能会知道你的存在,也只是存在而已。它和你没有故事,没有事故也就没有纠缠。

有些尴尬,有些无味,有些心伤,索然离开之前,目光再次看向它。数了数它的叶子,还是七片。

人是时间的孩子

□安黎

新年的钟声里,四季又将开启一个新的轮回。

岁月循规蹈矩,仿佛日子在复制着日子,今年在克隆着往年。然而其实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,悄然地发生变化。来的来,去的去,发芽的发芽,枯萎的枯萎,升腾的升腾,坠落的坠落;曾经相识的沧桑面孔,不一定还能相遇;昨夜搅乱睡梦的奶声,昨晨尚且闻所未闻。

人躺在床上,哪怕一动不动,都无法让自己停歇下来,原因就在于地球还在旋转,时间还在疾驰,窗格上的那一抹泛白的朝晖,一眨眼工夫便转换成了一缕昏黄的晚霞。

人是时间的孩子,被时间孕育,被时间支配;在时间里撒娇,在时间里撒泼;在时间里耕耘,在时间里收获;在时间里享受荣光,在时间里蒙受耻辱;在时间里像春花一样妖娆盛开,在时间里像秋叶一样枯黄凋谢。

时间塑造着人的面目,更左右着世界的格局。秦朝在时间里“横扫六合”,却又灰飞烟灭;罗马帝国在时间里气势如虹,却又惨淡陨落;喜马拉雅在时间里浩瀚激荡,却又隆起成巍巍山脉;阿房宫在时间里遥遥华丽,却又在“楚人一炬”中“可怜焦土”。

在时间的怀抱里,人的情态各异。有人清醒,有人沉睡;有人多愁善感,心比裂纹的蛋壳还要易碎;有人舍生取义,以大义凛然的坦荡屹立。

总体而言,人是有主见的,但因受制于人性弱点的掣肘,却极易在利益面前昏头,既经不住煽动,又受不住诱惑。迷迷糊糊地上山,稀里糊涂地过河,走着走着,就把自己给走丢了。

随大流,是大部分人的处事方式和精神指向。这种特征所显示的,并非人的强大而是人的虚弱。由于不自信,因此每迈一步,每做一件事,都要东张西望,看看别人如何举手投足,然后自己才加以尾随和效仿。他人仰望则自己仰望,他人俯视则自己俯视,他人鼓掌则自己鼓掌……至于何以如此,却懒得弄个明白。反正,

随大流是安全的,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,面临跳崖有排在最前面的人先行跳下——这等从众心理,无疑是部落意识的延续与翻版。人总希望自己有所归属,置“我”于“我们”中间,从而在有靠背,躺有枕头,不被群体孤立,不被队伍剔除,以避免成为时代的弃婴和社会的孤儿。

但也有少数人,以独行者的面目我行我素,与主流的风尚刻意保持距离,甚至背道而驰。当庞大的人流汹涌澎湃地朝东呼啸而去时,他却偏偏扭头朝西;当更多的人热衷于抱团取暖时,他却离群索居地独守炉火寂寞地烤火。然而任何一项选择,皆为一把双刃剑,有其优长,必有其短缺。主见,可以抵御盲从,但过度固执己见,不善于倾听,匱乏于沟通,将他人的谏言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地拒之门外,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盲从——只是这类盲从的对象,不是别人而是自己。精神的冥顽不化,行为的横冲直撞,很容易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。于是在时间的界面上,总有吵架声不绝于耳,也总有打架声震撼山岳。

时间的神奇,在于它能把新的沦为旧的,把坏的化为好的,把清晰的转为模糊的,把刻骨铭心的变为风轻云淡的……而人在时间的作用下,亦很难定格,常常呈现出此一时彼一时的摇摆状态。曾经的不离不弃,而今分道扬镳;曾经的形同陌路,而今忽爱有加;曾经肝胆寸断的思念,而今满腹怨愤的离散;曾经的人生忠诚,而今彼此背叛……最终,每个人的平生,都模糊成了一笔无法计算清楚的糊涂账。

时间是公平的,它对人有奖有罚,而奖罚的额度,与每个个体的修为紧密挂钩。人所能做的,则是要感恩于时间赋予。唯有与时间牵手,与时间相称,行得端,走得正,并依靠自身的魅力而为,才能在时间的田畴里耕耘出更为欣欣向荣的自我。

笔走龙蛇



肖形虎篆刻



登枝报春篆刻 罗林海